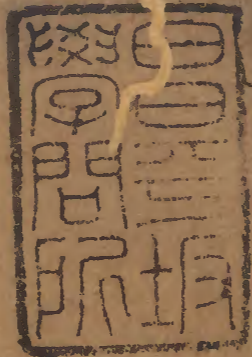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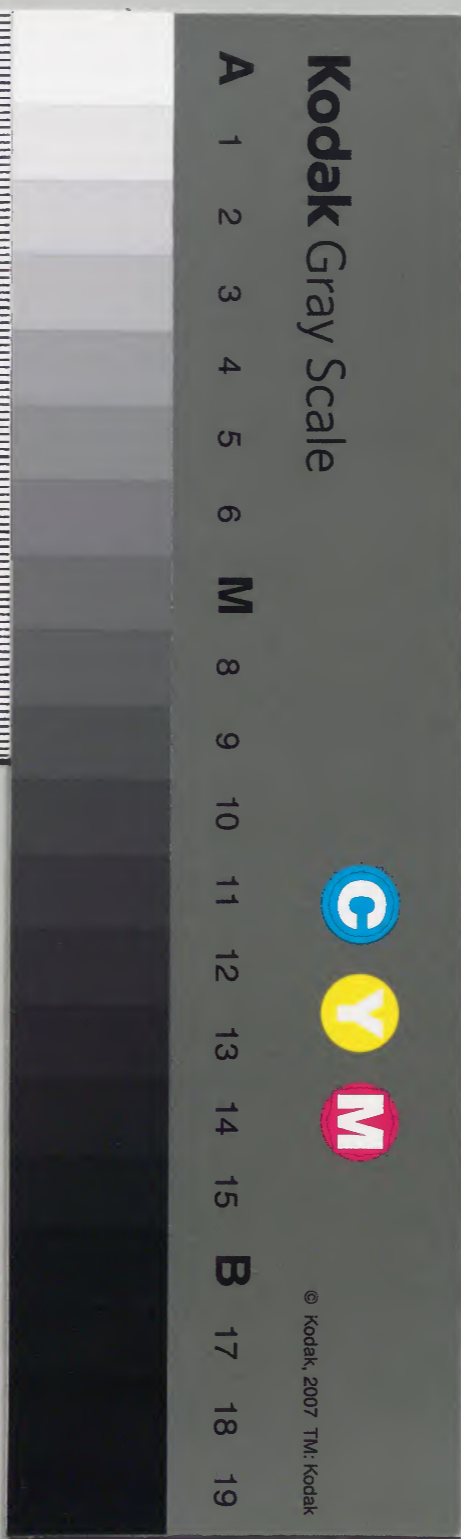
圖書編 五十四之六



庫文閣内		
一五四函	三〇三七號	漢書
七架	六四冊	

庫文閣内		
三六六函	三〇三七號	漢書
二三架	六四冊	
(一三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 31 )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圖書編卷之五十四

淺草文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

泉河總敘

我

國家臣一海寓都燕冀以制六合凡萬方小大群工  
問海內外可以浮航而至者罔不時獻方土百物以效  
順又歲漕東南粟四百萬餘石輸

京師以充積貯咸由于會通一河會通界南北之中處  
其上游視諸漕渠為最重漕渠若江淮衛白之水源遠  
而流長故無事于泉惟會通受汶泗沂而成近泉之委

潤者不計焉是故泉涓涓甚微合十餘為沂數十餘為泗百十餘為汶汶故入海逼至南旺而中分之其北流者逕會衛白其南流者合沂泗以會江淮故東郡諸泉又會通之命脉也然則分水之于漕渠詎不謂尤重歟嗟夫漕海有風波之患漕江及河又陸輓之勞其視會通奚啻什伯也殆天隆

景運河伯效靈開此億萬襍無疆之利以致萬國賓貢千艘順達繩繩而繼而無沒輓之虞所謂萬古永賴者非耶

泉河總圖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為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  
 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  
 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  
 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關係最重者也故  
 首志之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  
 汶與洸係堤城所分汶水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  
 關係亦重故次之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  
 諸泉通乎堦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  
 曰魯橋派故又次之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

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故  
 又在其次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  
 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若黃河經徐呂而下  
 則可以無若不經則可以有畧在所緩故以是終焉弘  
 治十四年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所以將蒙沂二縣夫役  
 暫行革之其關係雖有重輕其實皆能利澤萬世者也  
 故各疏其所出及其派所由來以備參考云若夫因時  
 之變遷酌勢之緩急而施疏濬之功則又在司泉務者  
 加之意焉

一分水派凡二州七縣共一百零三泉 舊泉八十一新泉二十二

溝六新河四

一天井派凡四縣共七十七泉 舊泉六十一新泉十六

一魯橋派 大派一 小派五 凡一州三縣共二十四泉 舊泉十五 新泉九

一沙河派 其派有四 凡三縣共二十六泉 舊泉二十 新泉六

一邳州派 其派有三 凡三縣共十四泉

東泉總圖



圖

卷五十四

四

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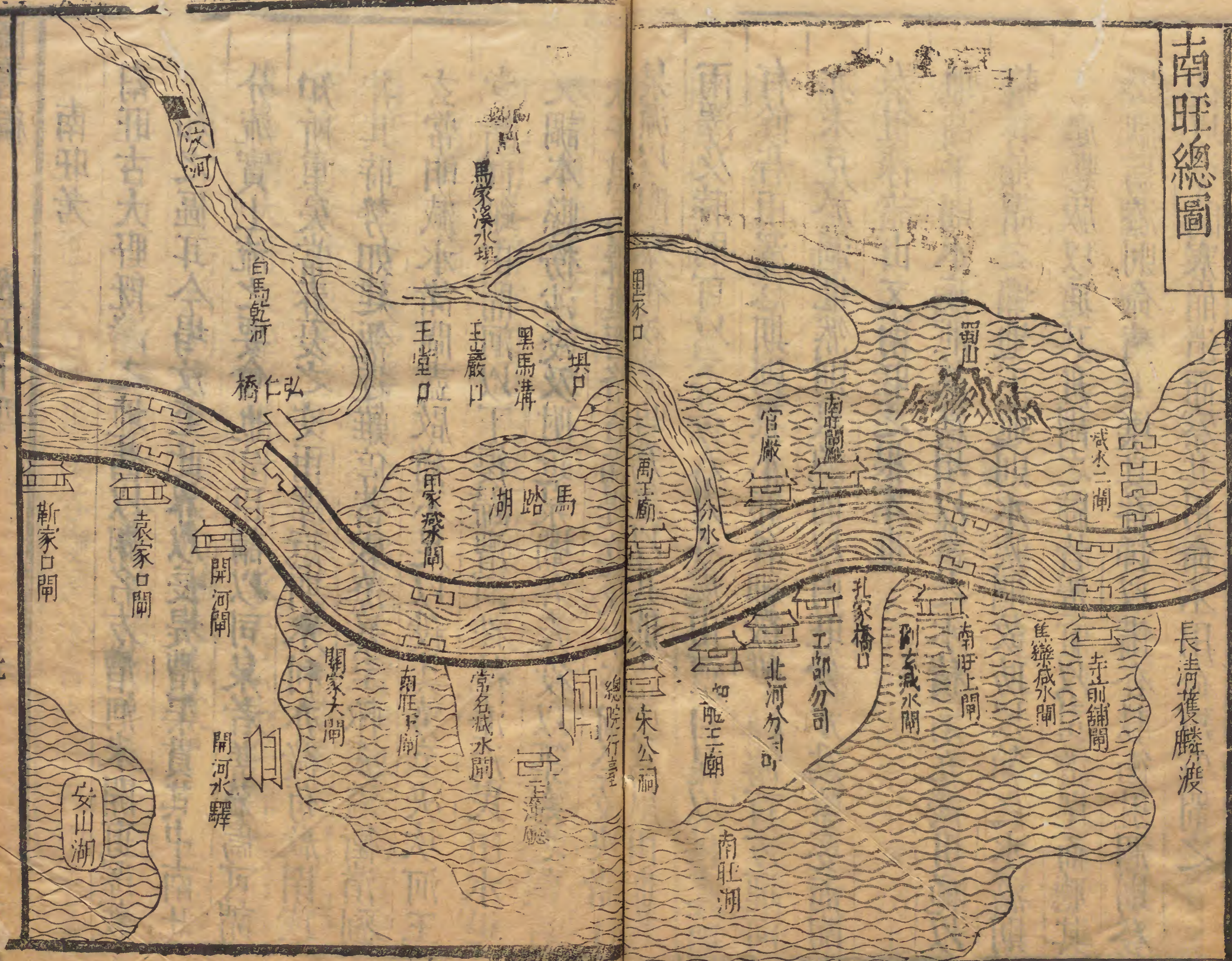
五

泉志所載泉百九十有一今增至二百四十上虞張公本所定圖次倣禹治水之意自流徂源新安王仲錫因之編爲舊志竊以爲自下流始者治河之法也至于濬泉不必盡然惟視關係以爲緩急况禹之導惟渭不自源及流乎今既分爲五派所係有重輕其次序自明故先新泰次萊蕪次泰安次肥城次平陰次東平次汶上而後及寧陽者爲其有天井派也次泗水次曲阜次滋陽次鄒次濟寧次魚臺次滕而後及于嶧者爲其有邳州派也邳州派雖在所裁亦當存之以俟將來故以蒙陰沂水終焉非敢以臆見紊之也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爲王以其能出雲爲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於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壩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防以節之水溢則繩起懸版以通其舟謂之牌皆置官以司啟閉而聽其訟獄焉潦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轂衝射涸則發徒以導閼塞崩潰而察其用命不用命以賞罰之

南旺總圖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既瀦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藪  
 菹茹之區耳今塌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  
 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蒞焉可謂  
 知所重矣當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水利亦微苟啟閉或  
 非其時勢如建瓴遂難停蓄霖潦暴至輒漲溢衝潰剝  
 玄常明減水諸閘盡啟猶不足以殺其勢至決坎河王  
 堂諸口雖由開河以下復歸漕河往往淹沒民田水退  
 又調本縣撈沙淺及附近泉壩各入役以築塞之議若  
 欲斷黑馬溝施西脩石為堤立水石閘於故決諸口  
 水不由淺往者曾立石閘一見存亦徒勞耳然亦不可  
 拘也司其務者尚因其勢而利導之哉

南旺總論

南旺湖者古大野澤而古今貢道之要會也按禹貢徐  
 州大野既瀦東源底平周禮職方兗州其藪澤曰大野  
 地志謂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道  
 洙泗北連清濟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矣或又云鄆州  
 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  
 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

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會通漕河縱貫其中湖界  
爲二東湖廣衍倍於西湖北接馬踏武莊陂湖以及安  
山南接馬場陂湖以及昭陽諸湖相屬綿亘數百里而  
徐兗東平汶上鉅野諸郡邑又悉環列于左右與古經  
誌合是南旺湖卽古大野無疑也禹治水時大野旣鍾  
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  
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  
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  
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楊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  
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  
不同輸將之途亦異惟我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華  
州方域之內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迹大畧相同  
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洪五湖之險河淮湍  
激之虞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御合流直  
趨天津則與達河以達帝都者亦殊途而同歸矣惟是  
濟寧抵于臨清上下三數百里地勢高仰舟楫不通會  
通河雖創自前元未底於成也

國初黃河決於原武漫過安山而會通河遂以湮廢至永  
樂始以飛輓艱虞爰命宋司空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

會通以濟漕運顧瞻南旺適當其衝宋公乃用老人白  
 英之言導汶自戴村西南流合洸與濟伏所發徂徠諸  
 泉之水潴于南旺注于會通南旺分流上下交灌而又  
 建閘設壩蓄洩以時遂使三千年已廢之大野復為  
 聖世利涉之用蓋亘古今而再見者也向非南旺則會通  
 難開亦枯瀆耳烏能轉萬里之舳舻來四海之朝獻以  
 供億萬年之國計也哉是南旺湖誠又今日之要會也  
 南旺既潴會通其道自時厥後海運陸輸一切報罷歲  
 漕東南粟四百萬石直抵

京師若行堂奧然上下咸利者且百餘年矣物盛致盡積  
 習生常邇年以來河沙壅而吏職曠於是有所壅塞之患  
 水土平而利孔開於是有所冒耕之患私藝成而官防碍  
 於是有盜決之患三患生而湖漸廢湖廢而運道遂失  
 其常此所以不能不軫

聖明宵旰之憂也廼者廷議因漕船阻滯請遣大臣如宋  
 公者往往任其事於是按圖牒以正疆界昭憲典以懾豪  
 強飾官聯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授方畧先濬諸  
 泉以開湖源繼疏四湖以為水櫃又以南旺地當要會  
 用力尤多西湖環築堤岸以丈計凡萬五千六百有奇  
 隨堤既開大渠與堤共長而湖內縱橫復穿小渠二十

餘道使相聯絡引水入漕東湖迤東地勢漸高無需防  
遏止于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防侵冒而南至長溝小  
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之處則亦堤而築之視  
西湖工又倍焉凡所新造爲閘者三在李大口弘仁橋  
爲壩者二在馮家口王岩口爲河者九百丈在李村王  
堂二口皆蓄洩要害處也至於關闌全湖申縮漕道有  
若南北端二閘東西岸十七斗門則皆因舊而益濬之  
以司啟閉焉

泉河總論

上卷志曰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  
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  
東漕運其昉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  
于黃陞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  
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  
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  
京東之粟歷曹濟及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東京及  
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  
宗時於堰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  
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  
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

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  
 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重暉等言自安民山  
 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  
 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  
 人始然河渠淺濫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  
 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末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  
 尚書宋禮等復浚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  
 故道亦遂湮廢而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  
 勞輟漕者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濫淮揚襟喉  
 之扼憲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  
 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  
 故道者翼海道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

各處官治河渠總敘

黃河本不必治而不得不治者為漕運所必資也惟其  
 為漕運所必資則其所當治者又豈獨黃河為然哉水  
 利自古重之故我

朝于凡陂池川瀆閘壩橋梁之事具載諸司職掌大明會  
 典永樂遷都後尤重漕運故河道洪泉等項有關漕事  
 者事例甚詳今具列于後而諸處水道亦類附焉

盧溝河 出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廬宣德弘治間嘗命官修治

滹沱河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大清河 在京城東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軌之勞未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河 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舖置夫挑浚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海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河 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清至直沽入海今為運

會通河 無源元自安民山開通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于衛賜名會通

沁河 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山與濟源合流至徐呂二洪景泰間於黑洋山北黃河缺

口開河以接舊道

汶河 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入海元築壩遏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未樂間復壩于東平州戴村

汶盡入漕至分水龍王廟四分南流六分北流南有洸河亦入漕

南旺湖 詳前

昭陽湖

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

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洪

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石

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呂梁洪

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甃

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築

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隄永樂間於湖內築長

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皆

運河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石

堤遇壞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堤三十餘里舟行湖中被風

觸堤往往破壞弘治間于湖東開一河以避險名康濟

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啟閉又用磚修築東岸

浙西諸水

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江

常熟諸縣多被滄沒末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之

山東諸泉詳前

沂水考

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水經云出蓋縣艾山道元則曰

沂有二源一出祚泉山一出魚窮山余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據周禮沂山因其水得名康成又齊之大儒不應有誤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沂水過馬頭固南流逕蓋縣故城又南至沂水縣城西又南至河陽村桑泉水西來入焉道元云桑泉水出五女山南流納堂阜水即今蒙陰東北憚阜大水二河也又南合蒙陰水通名爲汶河東注沂沂水又南逕諸葛城又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其水出墓西戚溝湖剖水躍鯉之地又南至沂州之城東小沂水西來入焉小沂山蒙山西東過魯縣山納祊水祊出縣南關陽川至沂州西分爲凍水凍自州城西小沂自城北俱入沂宋慶曆間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轉而小沂尤湍于西北平日波如篔紋清淺可愛及山雨水至如百萬陣馬摩壘而來謂此水也沂水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沐水又南逕古郟城又南至下邳入泗下邳古城在今邳州南道元云沂水至下邳分爲二一自城北趨南入泗一自城之東南入泗東沂水上有橋徐泗間呼爲圯子房遇黃石公進履處今又泗者西沂耳



泗水考

源發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入里始合為一西  
經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南流入徐州境  
北流入會通河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瀑布  
泉懸百丈崖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北經  
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中西來  
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北逕安丘

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淮顏監曰前  
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淮將桑欽所說

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

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淮之汶見漢書入沂

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  
名汶有北汶嬴汶柴

汶牟汶皆源別流  
同又在三汶之外

徐沛并二洪漕河總論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自沙河至謝溝  
一百六里為沛

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三  
十五里為本州境詳見山川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

曰泡河上通賈魯新開黃河流經單縣至  
本縣飛雲閣橋入漕河盈涸不常曰薛河自滕  
縣東

高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南  
沙河至華等泉由金溝口闢入漕河曰鷄鳴臺東小

河

在縣治東北五十五里源出滕縣三里橋泉併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鷄鳴臺東入漕河初二泉之

冰漫流為澤

正統六年漕運叅將湯節始開渠引入漕河置閘于河口以積水既以濟漕又變沮如為良田云

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

源出山東滕縣黃溝泉及嶽山三家灣等泉西流八十里

東岸入漕河

北五十五里自沛縣泡河上

曰烏嘴

源出城北非入十里屯東冷泉來西流三十里至秦梁洪入漕河

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河決必歸焉夫會通河上

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諸泉以為漕綱之助又有

安山南旺昭陽諸湖

蓄謂之水櫃先朝尚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河初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人之而

不以河者此也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倏無定所其支

派大槩有六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

穀縣入漕其一至漕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塌

口入漕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

至歸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

自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自

汴梁城西南經營澤中牟尉氏陳穎至壽州入漕自河

入于漕水勢浸淫諸閘沉于深淵二洪泯其險隘泉政

日弛湖防盡廢至于二洪而下衝決歲深岸寬廣一

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黃河之水而後漕

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至厯宵旰命  
 重臣是可鑒已然河所趨泥沙相半若決入陽穀魚臺  
 豐沛則漕渠淤塞經曲雖宿則二洪反高全入渦淮則  
 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  
 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武城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碭  
 亦可鑒已要之徐沛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  
 下非黃河之來不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  
 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為開河之助於汴河故道如野鷄  
 岡孫繼口黃陵岡等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  
 陽以入淮海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  
 非上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

陵寢而徐民墊溺用是少瘳則誠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附鹿園萬表論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  
 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  
 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  
 舍淮無他道也此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阻議者謂  
 為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  
 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  
 既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  
 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  
 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  
 為滄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  
 穀亭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  
 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  
 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  
 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  
 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黃河之贏縮非關於河  
 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流汶沂泗

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瀟水故名清  
 河正統十三年黃河决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灣以達  
 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瀟然黃流尚  
 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  
 河未衝之時清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  
 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  
 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  
 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  
 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  
 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  
 入為漕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  
 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  
 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飲酒者  
 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  
 今日漕河之喻乎

濟水源流



三

三

七



濟水考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沅水出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於懷慶府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本縣西南號公臺入于河潛行絕河復出於河之南溢而為滎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地也既見而伏歷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歸德至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出於陶丘北又東至山東兗州府曹州過荷澤又東北至本

府東平州壽長縣安民亭合汶水又東北至青州府博興縣入海東北者由東而北也北東者由北而東也汶水出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之南流至本府滋陽經寧陽平陰汶上西至東平州壽張縣安民亭注濟河今濟涸仍順濟故道折而東北經東阿入濟南從濟故道入海

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恒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沉水正發源處則在濟源西八十里

齊魯水

孟子云瀾濟潔而注於海蓋濟水出於泰岳諸山至王屋山始大在沉地初名沉水自沉入河至於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潔即濟水泛溢湍潔無涯因名曰潔非濟自濟而潔自潔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于海或曰潔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濟河源流 附

禹貢濟河惟兗州又導沉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沉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

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  
臯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臨朐  
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  
分而爲二其一東北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  
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  
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海  
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  
清河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  
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

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  
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流河者復

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  
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  
津諸州縣界入海寔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  
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  
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  
會灤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  
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  
或云古樂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爲大清河自僞齊劉  
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又按酈道元謂濟水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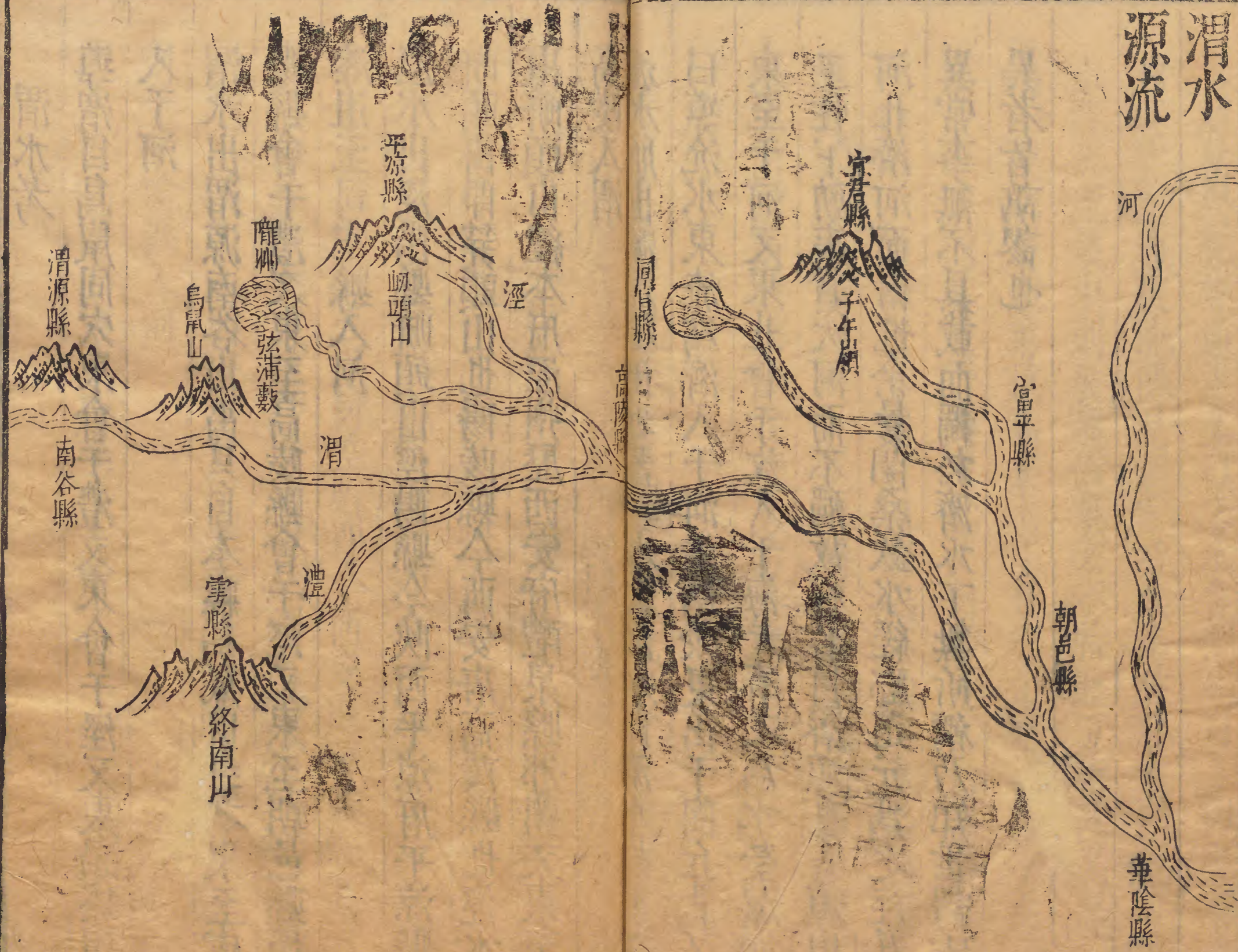
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  
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  
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是  
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三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  
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淮南  
子曰濟水通和宜麥周官曰鸛鶴不踰濟風俗通曰濟  
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  
海蕩出雲雨則濟水之德又古今所並稱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  
泜水所出澗泜聲相近蓋一水也泜水即濟水故禹貢  
曰導泜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  
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  
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凡  
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謂靈  
異者皆譌謬也



渭水源流



渭水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渭源南谷山禹只自本縣鳥鼠山道之東至咸陽縣會于澧又東至高陵縣會于涇又東至朝邑縣過漆沮至司空縣入河

涇水出涇陽縣峽頭山涇陽縣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峽頭山即笄頭山也陽陵縣今西安府高陵縣也涇水出峽頭山經本府涇州歷西安府醴泉縣郿州又東至高陵入渭

汭水出扶風汭縣弦蒲藪汭縣即今鳳翔府隴州弦蒲藪在州四十里蔡傳不言入涇之地汭水弦蒲藪出經平涼府崇信縣華亭縣至涇州入涇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首陽縣即今臨洮府渭源縣南谷山去鳥鼠山五里司空縣即今西安府華陰縣也渭水自南谷山出經鞏昌府通渭縣隴西縣歷鳳翔府寶雞扶風岐山入西安府盩厔至興平咸陽臨潼渭南華州至華陰縣入河

澧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

洛水源流



洛水考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按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至新安縣會于澗至偃師縣會于瀍至洛陽縣會于伊至鞏縣入河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即古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三府之人至今皆呼爲洛河潦沮之名亦不知也古今郡縣慶陽有洛源縣延安有洛川縣及三川洛其一也朝邑有洛苑鄉水經言延安形勝云洛水之交漢志亦云雍州其浸渭洛註云洛水經北條荆山而東南入渭此尤爲明證漢志又曰洛都襄洛皆延安近洛之地略無一字及潦者獨漢上郡志有曰漆垣又不知何所指顏師古曰洛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爲漆沮之由豈洛亦名漆歟作記者不知鳳鞏自有漆沮二水以二漆爲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漆水爲涇洧所間其能飛度涇洧來同官耶秦士往往疑此故詳考而著之焉伊水經偃師入洛瀍水經穀城入洛澗水經新安入洛

淮水源流



圖書編

卷五十四

二十七

淮水考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唐縣泌陽及湖廣德安府隨州襄

陽府棗陽縣四界胎簪山禹口自唐縣桐栢山導之桐

栢去胎簪不遠沂水至邳州會泗同至南直隸淮安府

清河縣入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至本府海州入海

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滌而獨以淮言者周

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周無徐州蕪之於青周之

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

胎簪山極大廣深秀編巨河南南陽府唐縣泌陽湖廣德安府隨州襄陽府棗陽縣四州縣之界有卧龍山石

女山蓮花峯銅山皆其山也而淮正出於泌陽之銅山

下謂淮源出桐栢山者非也

黃河由淮入海

按鄭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

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

沙灣東流入海又決縈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

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

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

之新河又淤命副使御史劉大夏治之施功未竟伏流  
 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  
 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  
 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猶有河流淤淺近二百  
 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  
 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  
 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北淤  
 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復  
 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  
 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  
 保其不復決耳是時劉大夏能慮懷博訪推心任下五

旬而事竣

江通於淮

江與淮不通越揚州高郵僅四百里許吳夫差與晉會  
 潢地鑿溝以運輜重隋人廣之築堤壅水於兩頭自江  
 拽船而上復拽船而下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達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  
 簾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口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  
 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

至河北之謂通河甚便且渦河雖北會通河差險不愈  
於海運之險乎其言固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  
堰於堯東而障泗水流西南築堰城壩於堯北而障汶  
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於衛當  
時會通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  
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船其三百餘里皆爲陸地工部尚  
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堯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  
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所費不貲當時若可  
爲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爲而顧爲其難哉今若鑿而  
通之則黃河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  
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若于衛輝府置  
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  
今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 有  
災折 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  
通達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爲疏便如昔年山東  
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  
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湘河附

加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  
利國監經蠓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



微山諸湖水中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  
 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礪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  
 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  
 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泲河即不治徐  
 邳河猶可萬一泲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  
 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  
 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萬之費也况未  
 必成六也治泲河策宜永罷之

泲河

泲水自東入於湖湖西其山南流至下莊站國初  
 廢東分一支入於湖湖西其山南流至下莊站國初

蓉山下香粳鍾畝古稱琅琊之稻即此西泲出嶧州東

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泲合又有魚溝水出  
 浮丘山合于此

故名三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

泲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有陂十三所皆

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州仰泲承二水溉

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

卽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

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

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

之已上二說不同  
具存之以備考

膠河附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櫛山也北

經密州東北鹵山古名五弩山鹵水入焉寰宇記膠水  
出密諸城縣

東嶧山或亦曰膠  
水出鹵山皆非是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濼都濼者

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即古獫狁澤也

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出注新河張  
奴

水一名墨水水  
側有張奴店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入海者膠水之

故道差淺而新河為經流新河者至元初萊人姚演建

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幾百里欲通漕漕值估海口數年而罷予嘗乘舟過之詢之

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

耳演真鄭國之罪人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

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濟為南北新河自

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

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

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

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商惟正題會同都御史李

時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通漕間道但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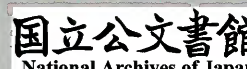
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流沙  
 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  
 取欲由把郎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纔避麻  
 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  
 空舟尚不能行况古路溝未挑通地脉相似安知下無  
 沙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北海海倉口龍王廟前沙  
 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給  
 過工食二千三百兩去沙僅二尺路只二里沙堆積岸  
 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水障沙不知海口

之是用上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  
 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三十年計分水嶺自嘉

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先年胡給事中  
 謂流來之沙旋挑旋壅况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  
 濕泥帶水即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  
 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  
 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  
 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漲沙  
 壅輒復為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治兩河議

我



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河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侔而水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誠天下河道第一形勝我

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每思兩河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

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解墮則體立矣而又挑浚修閘築壩治堤之類皆用必行河其少難乎治黃河者

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于水中以鐵扒并尖鐵鋤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夫淤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虞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資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滄沒之虞則黃河之事可少濟矣今黃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肅縣出徐州一由憲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通流以塞水勢第人多狃于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爲言謂黃河爲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黃河之

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皆於其要處致力如此

兩河修治大要不同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斯言實

國家治河要義彼宋元竭民事河卒無成績所以爲無策之甚也若謂沛縣水患可憫但河流經行不在豐沛則在蕭碭卽開新集龐家屯等處不過移沛縣之患於蕭碭之間去歲勘議之初蕭碭方脫水患之民嗷嗷惶怖不忍見聞况今沛縣四圍漸已淤高詢之士人皆謂一二年間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動列省二十餘萬之衆費三百餘萬之資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貽有害無益之悔也

所謂欲開舊河者其謂有二一則新開集由浮橋出徐呂二洪免黃河北徙之勢此以黃河舊河言也臣度之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自處一難也夫取資黃河不過爲濟二洪之險今於二洪無礙卽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急之工二難也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一則以南陽等閘至湖陵城等處卽今堅硬可鑿此以運河舊河言也

臣度之黃河北徙之勢未艾也即今開鑿能保其不再衝乎此一難也且新河費四十餘萬銀役幾十萬夫死於工作者幾百十人命僅成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圖則前項工費皆成無用矣此二難也且府庫既虛民力已竭再行用之勞傷之下必有他變此三難也是運河舊河不必議也至所謂新河不可行者其說有三一則馬家橋易淺一則沙河易淤一則薛河易衝謂之三難臣愚以爲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修補隨時救治臣不謂難臣之所謂難者則其源也夫新河與青原山相近而兗州以南費澤鄒滕四縣之水實注焉夫以一臣障四縣之水又當大山瀉下之勢實不能支且其地利利素不疏通每遇陰雨彌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尋其源分其流則自濟寧至南陽至秦溝無處不可衝決不特三河口一口爲然也臣愚以爲善治水者不與水爭水有所歸流行無滯必有分殺之處則不至暴溢大都順其勢而利導之耳即今河工已成宜急爲疏濬分殺之謀又夏村一帶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不足以濟運道臣愚以爲薛河上流須別濬支河以分其勢至於三河口鮎魚泉等口對過之處鑿開大口令其順流西去仍於下流百步外再築一矮隄或爲湖爲塘高六七

尺仍作一水閘水溢則任其西流水淺則所蓄之水以資運舟其上流低窪之處亦因其勢捲埽為湖以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閘以為關閉之具夫有處以分其流則水自不至暴溢不暴溢則自不至衝決自不至淤淺而所謂三難者可免矣又多方處置蓄水之所以為運舟之資則既去其害又收其利雖未遽為經久之計而亦不失亦一時之便其開鑿舊河二說俟財力充足之時為之未為不可也

國家運河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自臨清而北上徐州而南梁宋資運皆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開河則難山東泉源與黃河相通故

決之患弘治以前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為岸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成抵於湖水過沙停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舊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數百里魚鱉之區皆變為桑麻之地矣臣又慮留城至舊山係黃水故道乃築東堤五十餘

里為障禦計則黃水可無壅塞之虞又建復董家閘則  
 泉有所節宣亦無膠淺之患二年間新舊相接水流相  
 滿舟楫通行惟薛沙二河亦嘗慮其伏漲衝突方興工  
 分殺其勢王未及就而水已至矣是以有去夏之患然  
 臣思之運河之患患在黃河彼其排山倒海之勢經年  
 累歲之害來則難禦至則必淤若山水則乍盈乍消涸  
 可立待或一歲而再至或數歲而一見此可以人力勝  
 者也今皆在於上源改水在薛河則於東邵王家口各  
 開支河築厚壩三道引水經赤山微山呂孟等三湖從  
 南建減水閘一十三座洩出昭陽湖而又於翟家口宋  
 家口楊家口杜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二道以防末流  
 引之而入甄家窪尹家湖而歸於印馬池等處是沙河  
 薛河之水俱有歸宿又何衝突之足患乎

圖書編卷之五十四終



昏墊之苦塞天妃閘以拒黃流修復通濟清江福興諸  
閘以嚴啟閉復禮智二壩躬建天妃壩以便車盤則二  
瀆不至橫流兩河悉循故道閘閘有可耕之業漕運無  
轉輓之難真平成之偉觀曠世之希覲也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兩河新築堤閘壩總敘

竊惟黃淮二河古稱二瀆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經崑崙山歷陝西山西河南出南直隸之徐州合山東汶泗諸水以資運道自徐經邳至清河縣東與淮水會淮河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經鳳陽泗州亦至清河縣東與黃河會二瀆合流俱經安東縣由雲梯關入海其淮河以南則由淮安歷揚州以通江南黃河以北則由會通河歷天津以達

京師兩河抱於鳳泗光嶽鍾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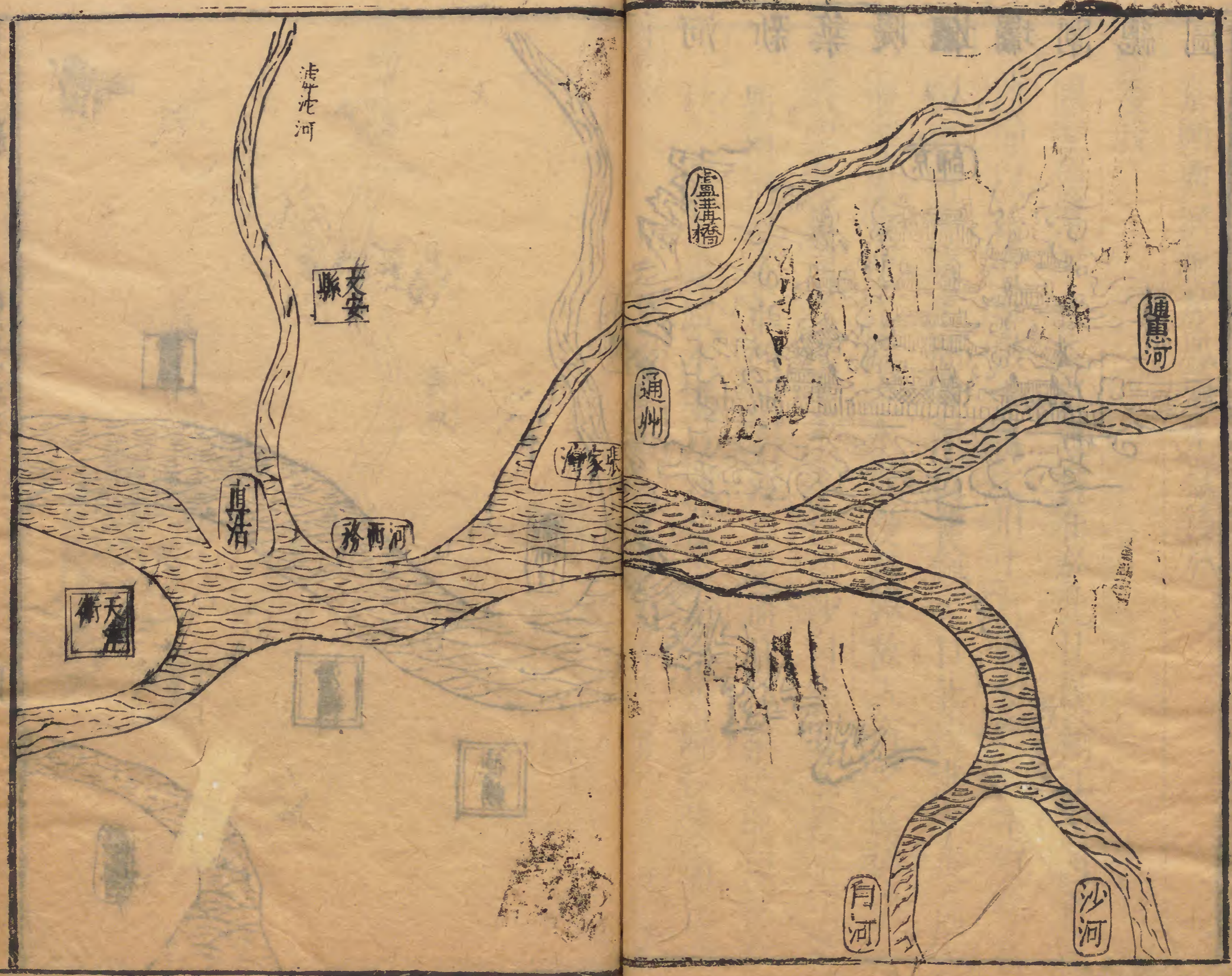
祖陵我

國家億萬年根本之地實在於此且歲輸江南四百萬  
 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用上有關於國計下有係於  
 民生自隆慶年間黃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  
 堰等處東決二瀆之水散漫無歸故入海之路停滯而  
 不達此非河之淺也水不行而沙自塞耳今惟諸決盡  
 塞兩河復合水行沙刷海口復通且堅築壩堰以防伏  
 秋之漲連建減水壩以洩盈溢之水築歸仁集而泗州

凌宸無所  
 之虞固黃浦八淺寶應諸堤而興

兩河新築堤堰壩閘總圖





清河

安縣

直沽

務西河

天衛

盧溝橋

通州

張家灣

通惠河

月河

沙河







圖言分  
卷五十三  
六



前此南岸常决房  
村油頭集等處北  
岸常决携携灣曹  
家口等處每决則  
民間田地一望成  
湖而正河坐此於  
墊以致水發則舟  
行市中民棲山頂  
蓋由縷水束水大  
急於難免于衝潰  
今兩岸遙堤俱成  
範圍寬廣縱遇異  
常泛漲至遙堤則  
水力淺緩不能潰  
出必仍歸正漕自  
此限內河渠水無  
淋墊限外民田亦  
無淹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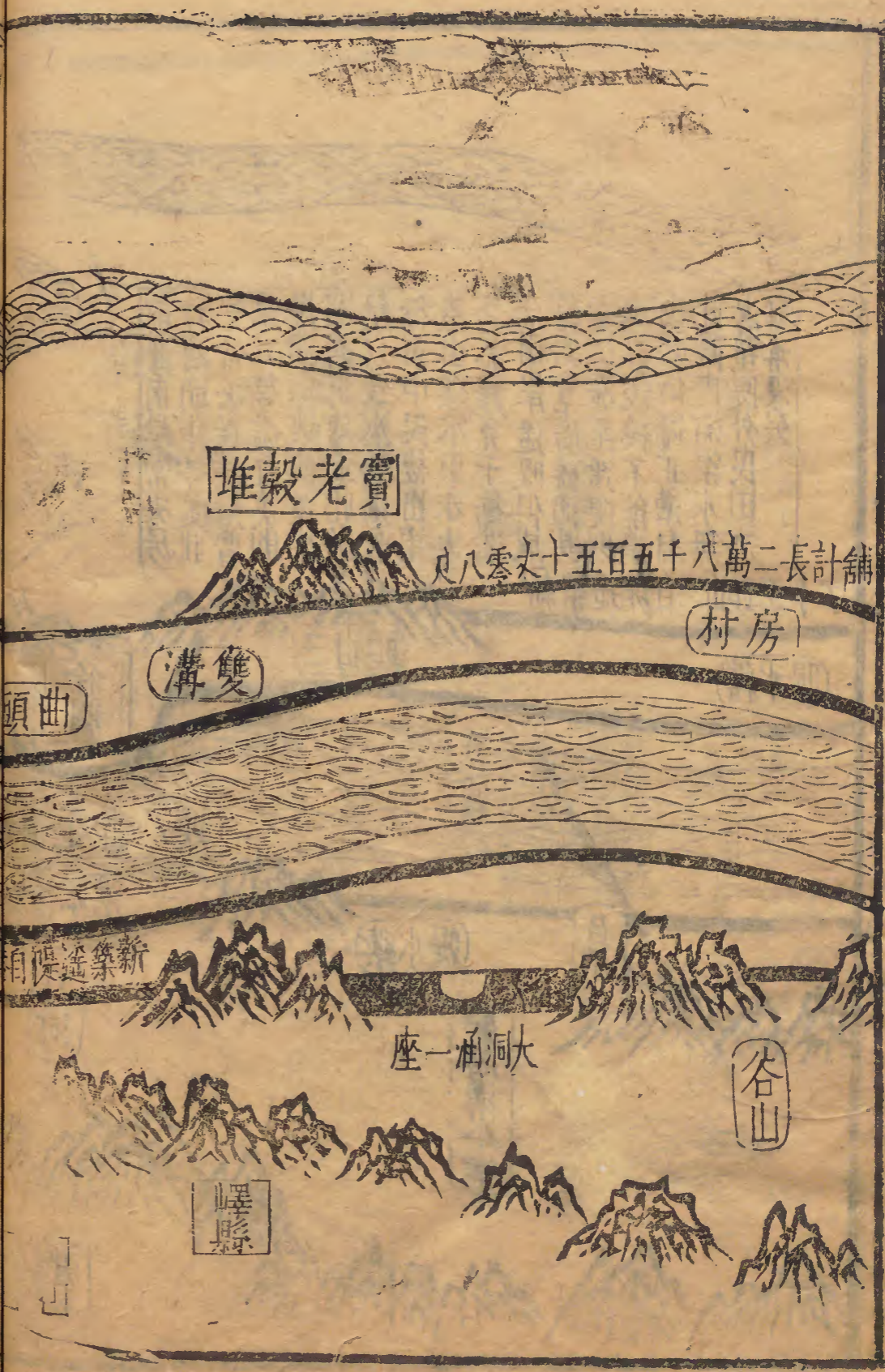
新築堤自三山頭至李字

此徐北新  
衝散漫處所  
今議河南山  
東南直隸各  
守要害堤岸  
以防他徙

圖書編

卷五十五







前此黃河泛漲每倒灌入小河口白洋河并挾諸湖之水決歸仁集直射河愈奪故築堤橫截之今隄內田地悉皆乾出流民見歸耕作而鳳泗亦克沮如矣

自孫家灣至馬廠波皆高岡亦天然造堤故不議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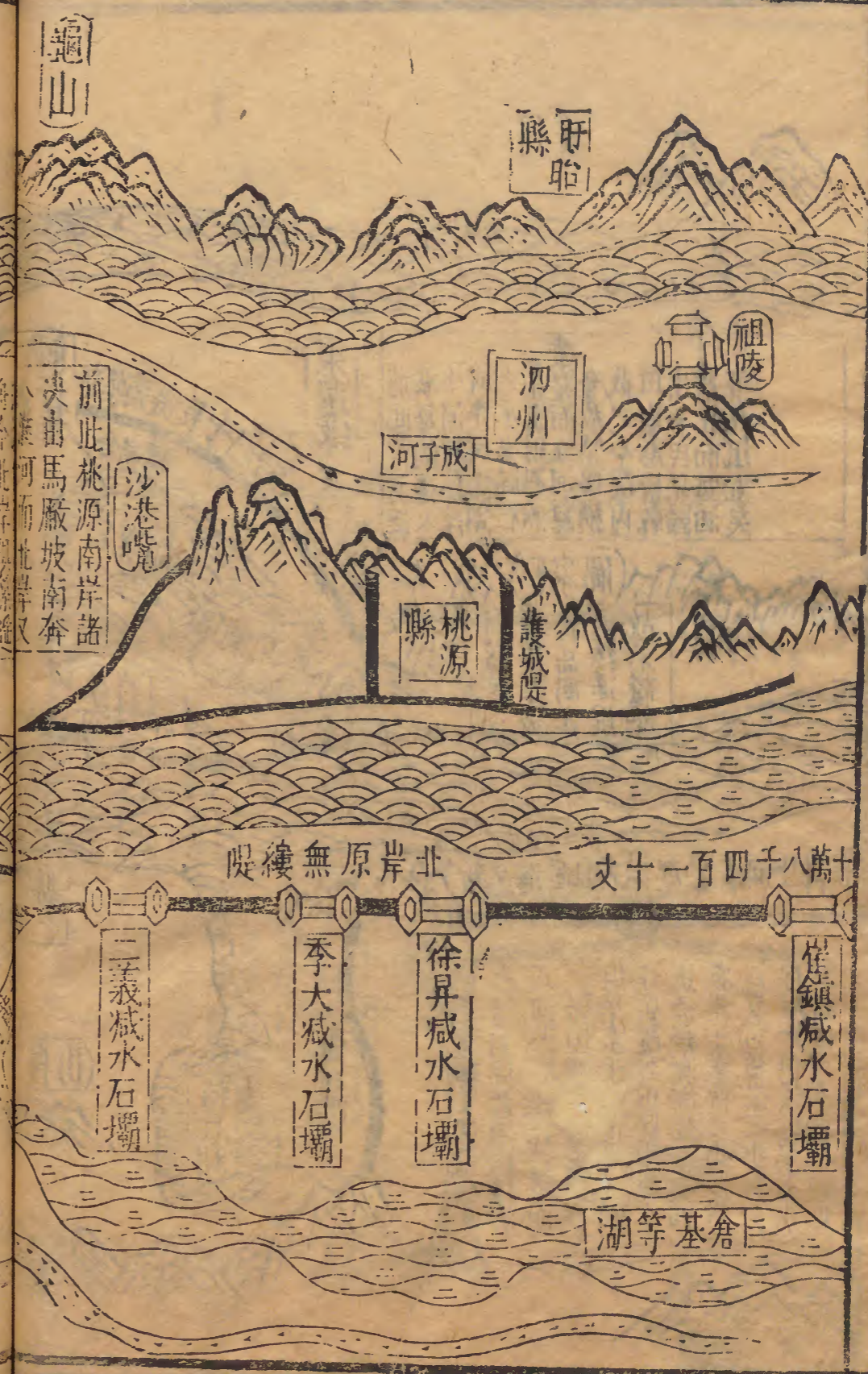
新築長堤自隄起至清河止計長

前此崔鎮等決口之水自諸湖停蓄漫衍桃清正河淤塞難以行舟而一帶田廬盡被淹沒今但築塞水歸正清河刷深廣隄外田廬得免水患流移漸歸任種矣四壩建于造隄之中以宣洩異常盈溢之水且以保堤而俱設此岸者以其後灌口入海之順也



李字舖以下纒隄去河本遠而睢水必由小河口白洋河沙出運河地勢窪下河湖相通故不議築堤止于歸仁集築堤橫截以杜奪河之患

自直河至古城因河外諸湖藉以容蓄泛漲之水湖外高岡乃天然造隄故不議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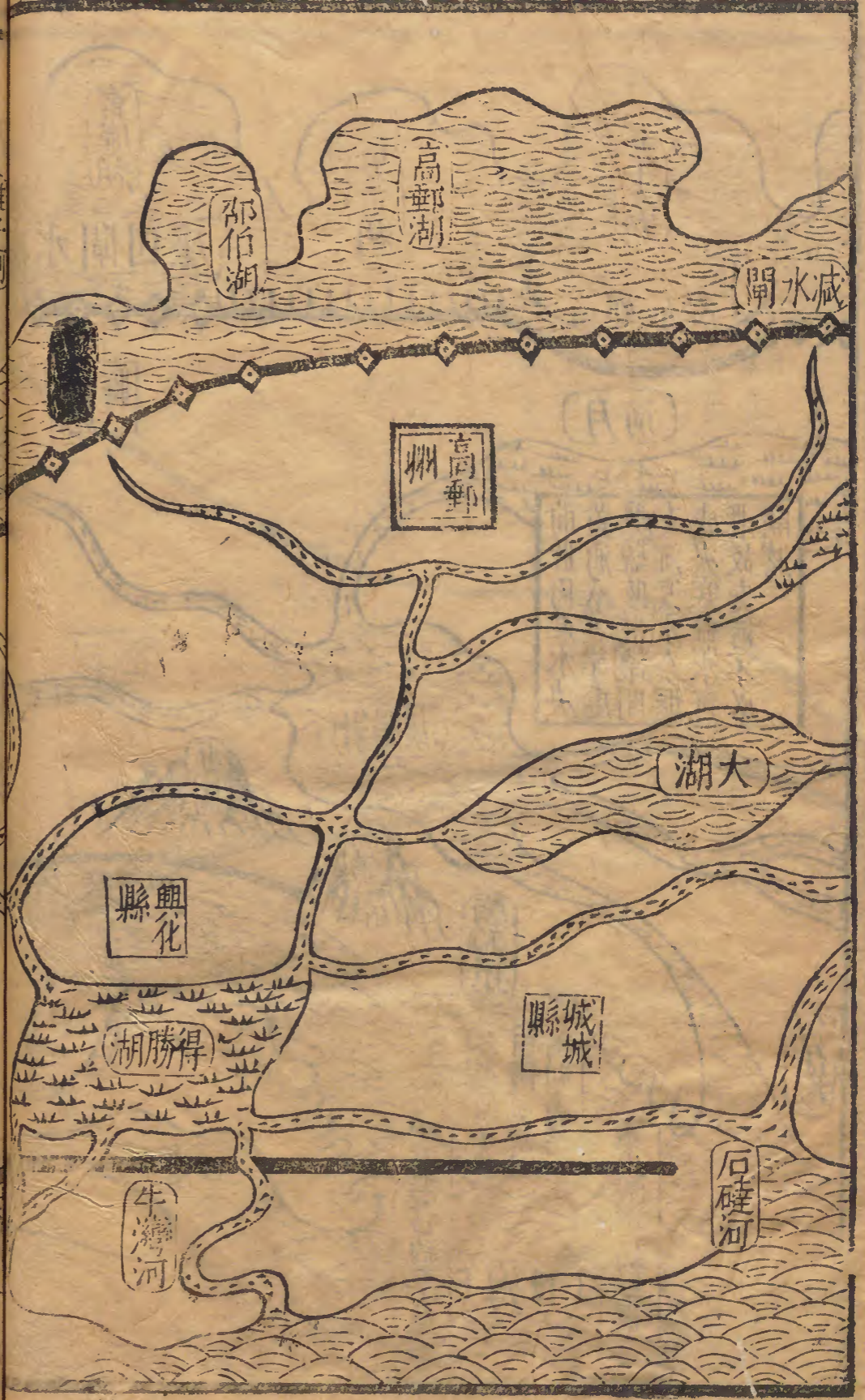


志載自漢以來卽  
有高家堰  
國商平江伯陳瑄復  
加修築故二百年  
來淮揚無魚鱉之

前此桃源南岸諸  
尖由馬廠坡南奔  
限而南岸因馬廠  
坡高岡橫築造堤  
道則兩堤夾持水  
阻奪河之患矣

新建天妃廟  
天妃廟原受  
黃水今閉塞  
以杜黃流之  
入漕河允淤  
又于開渠建堤  
以便車船無虞





初議治河疏畧

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肆  
 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  
 濬海為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駐足不得已  
 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肆套以下濶  
 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  
 須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  
 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  
 舊口等爾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可濬水力能衝  
 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導且水亦  
 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入海  
 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理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  
 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  
 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  
 以繕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  
 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  
 是以黃決催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  
 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  
 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  
 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

圖書

卷五十五

十三

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  
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  
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  
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  
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省巨費讓遠而勿與  
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鄧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催鎮等  
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潛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  
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  
勢又懼其分之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  
啟閉以防其置草濬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

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以防其未流盡令黃淮金河

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  
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關河不挑而深矣  
此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  
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  
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  
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  
虞矣至若寶應石堤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楊  
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  
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

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大黃遙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云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城始制者必先求河冰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難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



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  
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  
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未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  
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人一郡遂爲  
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  
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  
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  
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  
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

之秋下流窳穢汙流自遺漚雖瀆潴和所融決也於新

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  
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  
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  
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  
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  
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楊昏墊  
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伍  
閘復伍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  
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

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上次  
 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  
 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  
 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  
 之於閘河矣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  
 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  
 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  
 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  
 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  
 之隄亦難拒循曰臣等擬於無隄林檎柳等  
 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額在山之水非其性也  
 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  
 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  
 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  
 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  
 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  
 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邳縣孟津鞏  
 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  
 河南府之閩鄉縣起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以全

圖書編

卷五十五

廿七

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  
 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  
 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  
 流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  
 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  
 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涇去歲水從崔家  
 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續議工程疏畧

所據司道陸續議報前來在淮北則有徐州三山頭起

至張字補加築遙堤至李字針加築遙堤四舖此建頭歇頭  
 一道果字鋪起至李字針加築遙堤四舖此建頭歇頭

灣添建涵洞二座三義鎮添建滾水壩一座此昔原

題未載委應增益在淮則有通濟福興二閘從新改遷

新莊逼近通濟閘勢難兩存板閘止宜仍舊信字壩逼

近黃河不便修復仁義壩改建天妃閘以襄至於興鹽

等處入海支河因高堰黃浦八淺隄成水可泄自宜停

止而寶應湖隄減水閘止須修建四座此原

題備載委當更易因時審勢隨地制宜臣等固不敢惜

勞以貽一篲之虧亦不敢妄舉以滋無益之費

兩河工成疏畧

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縣為  
 壑蓋由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束水大急每  
 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北岸  
 則決崔鎮季大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處共百餘  
 口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末堦諸湖之水越歸仁

集直射泗州

陵寢以致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  
 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入淺而山陽高寶興  
 鹽悉成沮洳清口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因濤雲梯

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艱難前歲自洪武以來  
 工之後諸決盡塞水悉歸漕道民莊輟耕日就凋廢矣

隄告浚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背  
 真土膠泥奔杵堅實絕無往歲雜沙虛鬆之弊疏壘編  
 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於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  
 不支而溢至造隄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  
 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必難  
 入兼以歸仁一隄橫截於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  
 不得南決泗水至於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宣  
 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造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  
 在造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滄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

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蓋嘗考弘治以前張秋數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大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今職等所築之遙隄即大行隄之別名耳况係真正淤土較之大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桃清一帶水爲遙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身愈深河岸愈峻前歲桃清之河膠不可楫今深且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巉石波流湍急漸復舊決徐邳一帶年

來嘗同保及後者皆此則之皆保其故遺之效也

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波漸成赤地蓋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爲湖湖之外爲淮向皆渾爲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浹旬隄俱如故黃浦入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

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逆河以入於海  
 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  
 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為扼而且交相  
 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  
 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深水由地中祇見其少  
 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竊照我

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  
 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  
 淮河自南而來今流於清河縣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

入於海此有蘇北高堰兩瀆也故蘇州以漕運為名

陽高寶興泰田盧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  
 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攀輿  
 號泣觀者皆為隕淚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  
 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  
 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束新衝  
 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溼難以浮舟不可也留  
 諸決則正河必奪挑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  
 成湖不可也門支河則黃河必不能兩行自古紀之淮  
 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

况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無時而止不可也  
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為順方在猶豫而工部遺盜  
叮嚀臣等親詣路者臣等乃乘輕舸出雲梯關至海濱  
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  
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  
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黃淮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  
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  
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  
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  
正道其勢而備其險以維其險而備其險防其決水減濬  
口大關田盧盡復流移歸業木黍頗登

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不知力不  
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不  
知水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  
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  
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  
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  
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啟開疏濬楊  
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

觀聽者

凡所勦隄壩慮長短之異數也為長繩以計其丈尺慮厚薄之異制也為橫竿垂線以計其底面慮泥沙之異土也試之鋤鍬以驗其純雜慮堅鬆之異工也試之鏟錐以驗其虛實隄堰以土真杵實為上壩閘以石硯堅厚為上

治河議

文皇帝宅幽都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置都水使者河上築隄距河慮至深矣歲久禁弛濟南諸泉多阜没而黃河

秋金龍口在正德則塞曹沛嘉靖則塞在流

道口李景高口之役蓋至歲乙丑河決東自華山入

飛雲橋截沛水歷湖陵南至谷亭四十里為巨浸固

漕河之大阨也明年大司空治之棄斯集龐家屯之

河不治乃鑿自南陽東至夏村又東南至馬家橋然後

遇河流之入沛者折入秦溝而疏留城故渠至境山五

十里又疏薛沙諸支河分殺水怒蓋漕道是始更出而

東南粟四百萬得從漕上入於大司農矣越隆慶辛未

徐邳之水病漕則諸言濬舊河便者交難司空曰黃河

所從來建瓴萬里邀挾百川獨秦溝當之彼其勢不溢



而北則溢而東矣舊河之淪沒無幾其處易浚浚之良  
便奈何司空一日而勞十萬人之力捐縣官金錢數十  
萬緡粟稱是以鑿新河黃河性寧有常豈其能及舊河  
獨不及新河哉此固一說也然愚則以爲

國家漕道業已與河相直出秦溝過呂梁洪踰淮放海譬  
之大盜然矣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沉璧馬令從官負  
薪石而後僅勝之乃立宣房官作歌以侈大其事說者  
猶以爲不若避之便何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  
爭道矣乃至欲引河利漕豈非延大盜入室哉故勢不

越虞城放旋歸得之其家難測頃所難說今必欲新開

惟塗泥耳卽具卒萬人恐不能操舟沒而取也且河性  
湍悍土疏善潰日雜之而日塞之則人將告病而久頓  
大衆以幾萬一之功非策也今獨疏鑿新河令河出秦  
溝而東不至病漕則是

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竊以爲司空之策得也然  
新河初成而境山而南又塞司空奉

爾書役河上隄茶城以西至於馬家口幸應績矣而明年  
茶城蒙陰寶應下邳之間又以竭澤告病於是

天子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故久而無功乃一

事權假便宜予金錢八十萬使重臣率水衡使者經畫漕事以力踐其言事克底績邀之以酬功勸之於是漕臣皆焦心乾口以盡其餘而淮決高堰河決崔鎮者皆幸就塞淮楊徐邳之隄延袤千里而丁子淺蘆子沽其功頗告成矣此

皇上玄德格天淮海効靈所至獨所謂專一之效耶然愚聞往者高堰黃浦以全淮之水病興化鹽城故議者請鑿丁溪白駒周祿港諸支河爲水壑今黃浦幸就塞則開支河之役當議罷也不然是外引水病興鹽也范隄肇自呂泗終於徐瀆延袤數百里所以貽淮海之患一日也即今以高堰黃浦之故以當徐邳之患

亦所不敢言者况牛灣河瓦壩港其水門固在此何待范隄耶今黃浦幸就塞則范隄當以時修復也不然非所以捍海潮障鹽河也往者

武宗朝有乞省轉輸之半者會羽書旁午主計者不能支遂罷其議今誠不能以減漕邀於左藏然稍議折以佐民旦夕之命且省轉輸此事理可爲者也不然則頃者且賜民田租之三矣何論議折也往者歲漕十二萬石海上而

廟議有恐其以芻粟萬石率千人而棄之海者於是

天子遂罷海漕愚則以為海漕亦不可罷誠自淮鹽海道  
 夾碣石以薄幽薊歲不過一月之勞耳其所輸可以佐  
 緩急其視河漕大都所省牽挽供餉之費當得數十萬  
 且令四方郡國寶藏皆得自海舶以交錯於幽薊為市  
 也不然假令有群不逞者當河而大呼以坐索餉饋而  
 吾獨舉國待哺於河漕此非策也往者

廟議皆言膠萊河北自海口南至麻灣縈紆三百餘里乘  
 潮之艘雖能上下然不能遠諸山谿之水即欲鑿之使  
 深而其應或多遊沙或多岡石其大沽河又南入麻灣

不測非經費百餘萬越在百里外不可計而必欲

天子遂罷治膠萊愚則以為

國家建設長利苟利足以償費猶將為之况相什百千  
 萬此者乎今之膠萊廢河僅僅百里可以計日而就即  
 費甚亦千金已耳何至糜費三百七十八萬也况姚演  
 既治開新河店通海潮達於安東則膠萊宜無不可開  
 者元既歲漕百二十萬粟入大帑則今雖若丘文莊議  
 以江東西湖廣之粟從河而以浙東西瀕海之粟航於  
 海上使之羽翼河漕以蘇漕卒之困而坐食其利宜亦  
 無不可者不然則宜若天順七年引沁通衛以殺黃河

水力又不然而疏紅荆口故道與河漕並行是又患河  
計河之舛一長策也若河漕則必欲蓄水而與水爭矣  
夫欲與之爭利則又安得不受其害在任事者時加之  
三便不至於大潰耳

圖書編卷之五十六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河運海運總敘

王者宅中圖治必輓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

朝河運海運繼由陸運凡三變乃改今河運然地勢高南  
北迤邐就下乏水以濟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出為泉  
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沂諸水  
東流赴海

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堰東過  
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不流者會漳會衛上接白河

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湖漕渠遂亘南北  
 濟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築堤堰以防其潰決列  
 舖舍以通其淤淺闢湖瀦水以時其蓄洩引水灌洪以  
 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銓官以司其事董之以主事  
 八各有專職臨之以郎中三各有分地監司守令亦有  
 責焉又以事廣地劇役衆費繁統宗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於上爰集衆思以舉群策歲輓東南  
 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時當盛夏維揚迤北乘風揚  
 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既脫海運之險又免陸輓之勞

國語斯補

國語斯補

文皇帝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弼成之績要亦不可泯  
 也或曰漕河之盡制以

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都大梁並以  
 黃河爲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然夫東南以海爲  
 險西北以山爲險遡海肆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易故  
 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涼六鎮皆守山外去  
 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  
 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制之  
 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

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地則既聞命矣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行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移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

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

舟之卒皆官卒之卒能獨能千石自極奇說至元年海運人至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石

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築堤建閘並以人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湖可蹈哉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衝決為難竊以為黃河之難不難於海也二道並設而各從

其便常可也變亦可也是則可為也曰此尤不可之夫  
 者先 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數省之力捐不貲之  
 費再歷寒暑乃克底寧衆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如子  
 之言且將為運道憂矣曰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昔  
 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如織未嘗一日  
 廢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  
 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不知其何說也



海運圖

卷五十六

三



長江

卷之五十九

正

東

綠水洋





海運考

朱清張瑄者海上匹命也久為盜魁出沒險阻若風與  
 鬼劫掠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  
 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斤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  
 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為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  
 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  
 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  
 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  
 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為  
 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大洋四月直

沽交郵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  
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宋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  
自揚子江開洋落朝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緣水經黑  
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  
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  
爲浙江叅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  
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腳價十一兩五錢分  
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  
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高師稱便迤南者貢亦通  
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閩  
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

朝洪武三十年猶放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  
樂間會通河成始不復講議者恒有意外之慮以爲人  
生一日食不下咽則死亾立至會通河固南北之咽也  
訪求故道擇賢才而任之且重其權抑亦可爲先事之  
防即使有如清與瑄者亦且消其驍獍而誘以自效有  
博采王憲使獻膠萊河之說因其垂成之功督以畫一  
之法使表裏兼資叅酌利害以甦漕卒之困而求無疆  
之利憂世君子豈無是心哉

海道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船廠船要水手船護送其  
 神仙壁碧水屋山島有賦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至  
 吉山寺送香燭防東南颶作潮過平息至望鎮港娘娘  
 廟前泊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一日  
 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州左等衛要水手送一日至五  
 虎廟燒總福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正東便是  
 裏衣山正北是定海千戶所東南是福清縣鹽場一日  
 至王家峪海島泊一日至北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泊  
 一日福寧縣幫娘娘廟前泊一日至滿門千戶所防霧  
 銅盆山防東南颶作晚收中界山泊一日至盤石衛見  
 霧在中界山正北島泊待南風行至晚收北門千戶所  
 要捕魚小列船送待南風北行過利洋鷄籠山候潮至  
 松門港松門衛東港泊候潮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泊  
 離温州望北行到桃青千戶所聖門口泊開洋至大佛  
 頭山屏風山至健跳千戶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漁船  
 送又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東關泊要水手送至  
 定海衛始換金鄉盤石水手離石浦港后門過銅瓦山  
 后沙洋半邊山党公爵溪千戶所望北行至青門山亂

石礁洋至前倉千斤所雙臍港騎頭巡檢司過至大松  
 千斤所家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定海衛南門要稍水  
 船送燒總福開洋望北行至遮口山黃公洋列港千斤  
 所海寧衛東山姑山望北行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  
 東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套水淺望東南行晚泊船候  
 潮過羊山大七山小七山大倉寶塔望東北行兩日夜  
 見黑水洋南風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內懸山一座便是  
 延真島靖海衛口淺灘避之

一劉家港出楊子江南岸候潮長迤西行半日到白茆  
卷朝平帶濤濤搖颺濤渺渺水榭孤洲沙地有雙塔南

有范家港灘東南有張家沙江口有陸家沙可避口外  
 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  
 南北風潮落正東或帶北一字行半日可過長灘是白  
 水洋東北行見官綠水一日見黑綠水循黑綠水正北  
 行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又兩日夜見北洋綠水又  
 一日夜正北望顯神山半日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未過  
 長灘正北行靠桃花斑水邊北有長灘沙響沙半洋沙  
 陰沙溟沙切避之如黑水洋正北帶東一字行量日期  
 不具成山黑水多必低了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有磯

而筆架即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一日夜便見成山若  
過黑水洋見北洋官綠水或延直島望西北由便是九  
峯山何北去有赤山牢山皆有島嶼可泊若牢山北有  
北茶山白蓬頭石礁百餘里激浪如雪即開使或復  
回望東北行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北有阜門漫灘皆可  
泊若東南風大不可擊北何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  
水內望見顯神仙桃西一字多必是了即便回復望  
東北行過成山正西行前鷄鳴嶼內有浮礁避有夫人  
嶼不可行須到劉島正西行到芝界島東北有門可入  
西北離百餘里有黑礁三四私陸之入用島東南有門  
可入自芝界島好風半日過抹直口有金嘴石衝出洋  
內潮落可見避之新河海口到沙島東南有淺挨深行  
南門可入東有門有暗礁西北有門可泊沙門島開洋  
北過砣磯山欽島沒島南洋北半洋鐵山洋東收旅順  
口黃津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內北南岸外  
洋成兒嶺盡東望三山正中入內有南北沙相連可泊  
三山西有南山收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  
望鳳凰山和尚島墩西有礁石外有亂礁避之三山北  
青島一路望海島收黃島使島若鐵山西收羊頭窪雙  
島東北看蓋州西看寶塔台便是梁屋山入三岔河收

牛壯馬頭泊

直沽開洋望東挑南一字行一日夜見半邊沙門島挑  
 南字多必見萊州三山挑東北行半日便見沙門島若  
 挑北多見砣磯山南收登州衛沙門島開船東南山島  
 有淺挨申東行好風一日夜見綠水一日夜見黑水又  
 一日夜見南洋綠水又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西一  
 字行一目挑點竿戮二丈漸減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  
 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挑西收洪如截硬沙即便復回望  
 東行見綠水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不着洪望東

見新刊山海經卷之九十一南一字半頓頓見崇民沙南

見青浦墩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是高了  
 前有陰沙半洋沙響沙攔頭沙即是瞭角嘴便復回往  
 正東行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即挑東南行  
 看水色收寶山如在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低了見隔  
 界大山一座便望正西南一字行一日夜便見茶山而  
 不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必  
 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正西南行見茶山收洪  
 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夜至鐵山帶東二字望南行經  
 成山入南津望正南行三日夜經桃花班水望東行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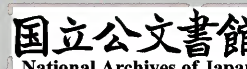
白水帶西二字動截點竿尋長灘一丈八尺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截楊子江洪如不見望下使必見茶山船稍南向坐茶山望西行半朝便見崇明洲如風順一朝至劉家港內

### 海運

夫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道之條陳鄉會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欲舉行者不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適巡撫都御史梁夢龍經濟抱才忠誠體

國殺然以米試行既積難進上屢諭遂出

陛下聖明英斷輔臣憤張海運之難  
暮載而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初見之時則群心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蛇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損壞以其起自太倉加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



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日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星夫中受其險可依也其險可依也有水則順大河而通接維其險可依也下是以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其險可依也有水則順大河而通接維其險可依也下是以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其險可依也

和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而南

通大海以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為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陋紛



攘終歲用兵固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為河亦間有不  
 如海者入間則兩舟難竝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  
 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靡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  
 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  
 載在行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

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  
 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  
 矣梁秦用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  
 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

人海是復惟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折也至宋時海  
 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

是其首猶北何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閩家  
 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西北而直東南  
 途益遠而洽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  
 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聞局講求  
 河之為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大臣之  
 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於河  
 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歟富人  
 之造宅則亭台門焉防中室有客而有核自旁入也此  
 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

豈其肯誤

聖明乃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視其必無然臣以為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有所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乞聖明采擇

一計程限

第一程自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共計三百餘里係河道為一程○第二程自八套口開船至鶯遊山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為一大程如風不便九十里

可設五丈河又西北一百餘里二可設丈八山嶺自海口至百餘里○第二程自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瑯琊山前後

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島西面泥灘二里可容船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三十里有龍灣口可泊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濤落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至夾倉口二十里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望海右又東至右曰海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迴避右曰欄胡家欄曲伏桃花欄又東至龍王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迴避黃石欄又東至龍潭二十里可容船百餘隻木瓜島又東至二十餘里迴避胡家山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七處

俱用西南風迴避西北風其餘瀉水口沙灣口二處係西南徑過避路如遇緊急亦可灣泊○第四程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望遠勞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為一大程此島方圓二十里西南有泥灘二里半可灣泊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迤西五十里董家灣濶大堪灣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四十里回古鎮海口可容船三百餘隻迴避海子嘴又東至靈山島五十里島西南嘴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東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園容

船十餘隻迴避正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園容有東北至用船正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園容

風迴避露明石又東至小青島五十里可容船三十隻避正北東北風又至董家灣六十里迴避捉馬嘴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三處俱用西南風避西北正北東北風○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為一大程半日可到此島方圓三十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十里有濶落灣容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由小管島六十里可容船二十隻又東大管島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田橫島七十里以上堪灣泊二

處迴避一處餘有淮口港可容船十餘隻係背路遇緊  
 急亦可灣泊○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槎山  
 前投玄真島灣泊共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  
 到為一大程島東西長五里遇北風灣南向遇東風灣  
 北圈可容船百餘隻東北岸下水底三孤石旁多隱石  
 該迴避遇船多島迤西五里朱家圈可容船百餘隻又  
 西五里宋家圈與草島前可容船五六十隻中間所過  
 水向東十二里濶落灣容船二百餘隻又東至楊家灣  
 二十里可容船三十餘隻又東至十里迴避劉家嶺又  
 東至草島嘴三十里可容船五六十隻又東至青島三  
 十里西圈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黃島三十里西圈可  
 可容船十餘隻又東北至官家島三十里可容船三四  
 十隻又東經過蘇島王至玄真島朱家等圈一百五十  
 里迴避朱家圈西柳蒲與沙嘴玄真島西嘴與島東岸  
 三孤石以上灣泊六處迴避五處其餘行村寨馬公島  
 與何家馬頭乳山寨上港口及靖海衛北張濠島皆是  
 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迴避靖海排又石裏島  
 娘娘廟嘴○第七程自玄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并  
 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島灣泊二  
 百四十餘里用南風為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容船

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迤西十里威海東門口教場頭塢  
口可容船三四百隻中間所過水面東至鎮鄒島西頭  
李家圈三十餘里可容船二三十隻避東北東南風南  
三里迴避砬石又東三里鹿島可容船一二十隻避北  
風與東風又東七八里迴避凹屋港又東十五里迴避  
黑石島又北十餘里迴避楊家墳又北二里迴避餓狼  
鴟石又西北四十餘里養魚池可容船二百餘隻避東  
風與東北風又東北二十餘里黃埠嘴可容船二百餘  
隻避東北與北風又東南一里迴避成山頭又東七八  
里迴避殿東頭此二處稍險須放洋遠避過此再四三  
十餘里駱駝口圈裏東岸下可容船七八十隻避東北  
風又西三里李叢嘴可容船二三十隻避西北風又西  
十五里柳芥海口可容船五六十隻避西北東北風又  
西七八里迴避青鷄島與鷄鳴島相連水底礁石又西  
直至劉公島一百里迴避島東南礁石嘴又西六七里  
黃泥崖可容船二三十隻又西六七里沙嘴兒可容船  
二三十隻俱避東北正北風又西二里小黃島口可容  
船三十隻避四面風又西十里衛東面口教場頭塢口  
灣船四百隻避西北風以上灣泊十處迴避十處其餘  
寧津所西北崗山海口尋山所西南青魚灘家雞汪皆

是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第八程自劉公島  
 開船西北十餘里迴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靖子  
 嘴又西十餘里迴避小杵島遶遶嘴西南遠望芝罘島  
 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為一大程用東風東北風為順風  
 半日可到島東西長二十里東頭迴避勝子嘴圈又西  
 大口婆婆口可容船百餘隻避東北西北風又西三里  
 迴避宅窠如船多島迤東三十餘里崆峒島前可容船  
 二三十隻迴避東南沙港又北三里夾島可容船六七  
 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迤西一百四十里養馬島

東兩上老島港可容船王廟前可容船北風取錫西頭  
 迴避煉石嘴又轉餘龍王廟前可容船二三隻錫西頭

北東北正北風又西北五十里係崆峒島又西三十里  
 係芝罘島以上灣泊四處迴避六處○第九程自芝罘  
 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  
 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為一大程用東南風一日可  
 到島東南汪周圍二三里可容船一百餘隻避西北東  
 北正北風如船多島迤六十里新河海口可容船五六  
 十隻口外不宜在船口裏避四面風中間所過水面西  
 六十里八角嘴可容船六七十隻避西北正北風又西  
 五里迴避龍洞嘴又西五十里迴避四石又一二里入

劉家汪海口可容船百餘隻避四面風又西二十里廻避灣子口東北沙港又西二十里廻避抹直口金嘴礁石又西三里入新河海口廻避觀音嘴石西北四十里廻避長山島東南嘴沙港又西十里係沙門島以上灣泊三處廻避六處○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為一大程用東風為順風半日可到島南面黑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南三十里廻避大石欄又西六十里桑島前可容船五六十隻避東北西北正北風廻避島東北二處礁石又西四十里母妃島廻避島東西北三處礁石又西四十里宋港可容船四五十隻又西四十里廻避羊欄石又西十五里係三山島以上灣泊二處廻避四處○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青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里為一大程用東風與東北風為順風一日可到可容船五百餘隻避北風與東北風中間所過水面西五十餘里芙蓉島廻避東沙港轉西南面可容船四五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五十餘里廻避虎頭崖與東北碎石又西五十餘里廻避海倉口椿木閘石又西一百一十里係洱河口外有沙嶺船難進又西四十餘里係小青河船難進泊以上

灣泊二處迴避三處還有三處小河口俱不堪灣泊○  
 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  
 西南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可容船一百餘隻如風不  
 便六十里投降河可容船二百餘隻又至大沙河三十  
 里可容船一百五十隻利北岸有沙崗迴避以上灣泊  
 三處迴避一處○第十三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  
 灣泊約二百餘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風不便七十里  
 投乞溝河灣泊可容船一百餘隻俱無迴避其桑甸河  
 窄小不堪灣泊

自淮安府起至張家灣止海道  
 水程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

一察潮夕瀉惟潮夕雖天地呼吸之氣亦波濤相長之  
 機舟人涉海不可不知天地呼吸之氣亦波濤相長之

生漸長至初一日寅時大潮辰時潮退大潮自初一日  
 二初三初四日漸消至初五日潮落小信潮至十三日  
 十四日潮生子時潮滿丑時潮退長至十五日大潮寅  
 時潮滿辰時潮退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大潮十九日  
 漸消二十日小信潮午時滿未時退每年如此東海亦  
 然以北海而言與二海稍異每月十三日大潮漸長十  
 七日午時潮滿申時退二十日退潮至二十七日為小  
 潮二更潮滿寅時退至二十八日又漸長為大潮至初  
 一日初二日午時長滿未時退初三日漸進初四十二



日退爲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週而復始每月如此

八卦時風

乾 辰未申巳午辰未寅卯申吉 艮 寅卯巳午吉

震 亥午子吉辰寅卯辰吉 巽 寅卯辰吉

坤 寅卯巳午吉巳午辰戌未 兌 巳午辰戌未

方來查驗防避吉凶先知

臞仙曰凡占風雨必審天時雲氣以每月朔一日管上

二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日色青黑潤明多雨黃

赤乾枯多風又云朔日管上半月望日管下半月又云

逐日天色青黑潤明主雨黃赤乾枯主風善斷者當以  
三旬朔望而觀其大畧以當口而決其風雨

占晴門

早起滿天晴 日出漸漸明 早晨霧露雲

晌午日蒸曛 日光明又彩 久晴定可待

暮日光燭天 晴明且又炎 暮有西邊晴

明日主晴明 紅雲日暮起 晴明便可許

夜觀魁斗淨 明日天色正 電光起西南

明日天炎炎 遊絲天外飛 久晴定可期

白虹若下降 惡霧盡消亮 西南北微風

可喜天光晴

占風門

魁罡氣白黃

隄防風勢狂

早聞日晒耳

狂風即時起

早白與暮赤

飛沙及走石

午前日忽昏

北方風怒噴

午後日昏暈

風起須當慎

日月忽然圓

風來不等閑

雲掩日不動

風勢如山重

返照色黃光

明朝風必狂

天道忽昏慘

狂風時下感

天色赤與黃

頃刻大狂風

黑雲片片生

眼底主狂風

黑紫雲如牛

狂風急似流

雲起若魚鱗 暴頭風大毒

黑雲半開開

黑雲北方至

雲起亂行急

風勢難當底

亂雲大頂絞

狂風來不少

辰闕電光飛

大颶必可期

連日霧濛籠

必定起狂風

星辰若書見

頃刻狂風變

閃爍見星光

星下風大狂

螻蛄若放洋

大風必難當

海泛海沙塵

颶風却怎禁

風雨潮相攻

須防起颶風

禽鳥冲霄漢

狂風時下見

面頰熱如紅

有雲天即風

占風雨

圖書編 卷五十一 三十三

日出卯遇雲 無雨天必陰 日出紅雲暗

東風雨即見 日暮若暗紅 無雨必生風

日暮黑雲接 風雨不可說 朝暮起海雲

東風與當晨 東風黑雲急 但犯雨傾滴

雲暗遇東風 霧霏雨下傾 雲隨東風起

風定雨方止 雲布滿三低 東風雨亂飛

雨過東風至 晚來越添巨 午後遇雲遮

東風夜雨泄 雲從龍門起 颶風連急雨

但犯起東風 雨下必相從 黑雲暮生西

半夜雨風催 春晨遇陰涼 雨下把風防

秋後遇陰熱 雲雷風雨烈 西北黑雲生

雷雨必聲旬 東南北海響 風雨漸漸長

蛩竦出自東 無雨必生風 斷虹當晚見

不明天必變 電光若亂明 大雨隨風傾

汛頭風不長 汛後風雨狂 滿海起荒浪

潮隨風雨漲 鳥鱗弄忽波 風雨急如梭

占雨門

魁罡潤雲氣 必定雨垂地 朝霞如墨酒

細雨紛紛下 電光西北起 定然連夜雨

朝日光燭地 細雨必然至 虹見被雲吃

圖書編 卷五十一 二二四

當時雨傾滴

蝮竦出自西

明日應雨垂

中後日晒耳

明日定有雨

霧露夜不起

來朝必細雨

海運總論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幽燕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于元馬訥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建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藥之運不專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石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注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修海運夫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汛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

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竊以爲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道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今

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財賦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

管子曰是轉輸而以鹽爲備直今則專用軍夫長運而

加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是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磕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已

後開船置長槁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  
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  
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  
傍海居民捕魚漁占煎鹽竈丁次第踏視海崖有無行  
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  
爲之設法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若夫占視風  
候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  
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則止斯不遇暴風矣  
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

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採之先行下開實與一  
訪尋舊會通番航船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曷德  
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優給驛遣既至訪詢其  
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裨  
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爲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  
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清登等府直抵直  
沽濱海處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  
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試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  
島港汊樹幟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  
策縱其往來十數次既以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  
後於崑山大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

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入百石則造爲一千石每舟許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未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旣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一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漸集而公私俱足矣若謂海道險遠恐其貨入財請以元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至天曆二十二年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而其支兌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

河運海運總論

嘗觀之主河運者則紕海道曰風檣浪楫漂溺叵測未可也主海運者則紕河道曰黃流爲梗歲費億萬不可也噫誠虛談乎愚請一切捐棄之直以臆對夫會通旣成海運告罷民甚便之矣而洪閘停留則苦搬運河流衝塞則苦推移會通獨無害乎遮洋初試民甚苦之矣

而糧無剝損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免輓卒海運獨無  
 利乎彼韓非子曰法立而有難推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事成而有害推其害而功多則為之如此則天下皆無  
 難之法皆無害之功世之受笑者無亦較利害計難易  
 孰少與多耳彼秦攻匈奴魏運繁苛飛芻輓粟起自黃  
 臚古東萊地則東省為轉轂之門戶直自秦始而秦運  
 蓋未廣也漢都長安初不過漕山東粟數十萬石已自  
 足用後引渭穿渠又通褒斜道非好勞民勢不得不然  
 也唐亦都長安初不過漕關東粟十萬石亦自足用迨

後劉晏曹於汴准李必曾運百萬非好勞費甚不  
 然也宋之漕也東南自汴入陝西自黃河入陳蔡自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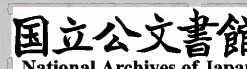
民河入京東自廣濟河入蓋分為四路矣元之漕也始  
 而河繼而陸已而海蓋分為三道矣海漕通而運至三  
 百萬石豈得已哉秦漢以上事寡而簡秦漢以下官冗  
 而兵繁輻輳並進且猶不給勢則然也故管子曰七十  
 二代之君俱王天下必國富而粟多言哉言之矣國  
 都定鼎背控長邊平衡以臨四面經費不出倚辦東南  
 漕輓之道董董一線適復梗塞歲事講求甲可乙否邇  
 興倏罷卒未有能建萬世之長策以紓君相之隱憂  
 者何蓋說有釋利而曠于實者言有樸訥而適于用者



見其難而釋其業覩其害而相其利則四海之無成勞也噫沐者尚有棄髮瘍者且無完膚况謀及大事乎今之談河運者不曰黃淮失道乎不曰徐邳高涸乎不曰崔鎮諸口未塞高寶諸堰未固乎不曰沭河可疏徐南故道可通乎夫高壩固防塞決補潰淮揚之役不日告成前後大臣經畧無遺策矣沭口若濬可遠河患而崇岡漫泊厥功難施姑勿論也若彭城西境達乎夏邑黃河故址儼然在焉疏而復之以濟洪流以殺河勢南不妨鳳泗 國陵北不逼兗冀運道此其利害彰彰著也何也徐呂二洪資河之利亦受河之害設如河臣之議修復有三利焉河改而南北漸細秦溝留城之間可免衝塞利一也南流既下建旣直達勢無紆析湍悍溢其徐南壅沙漸流漸去利二也四野泛濫舉歸故道蕭碭曹單永有寧居利三也則雖違衆論斷之可也任心督之能臣假便宜之重寄俟積貯之少舒舉必成之石畫而漕流安矣乃歐陽氏曰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信斯言也則以不易辦之鉅費圖不必成之大功非今所當緩焉者耶此治漕河之大略也今日之談海道者不曰閩越長樂港乎不曰秣陵龍江關乎不曰太倉劉家港乎不曰自漕口以入海乎不曰由成山以達直沽

乎夫浙直大海橫亘千里兵艘販舶晝夜相續朱清張瑄所經略無遺慮矣鶯遊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修而復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舊此其利害亦彰彰著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初開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為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壕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沽衝沙為害良不能免然河越二百年積沙近以尺計冬春水涸歲加淤刷何能為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誠高然河底水可瀦河旁支流可引更為增置閘壩蓄洩有備何憂淺器

三易也夫治之而果有三易也則排衆議而舉之可也捐東省數萬之存留募沿河郡縣之丁壯督率則責之二三能吏部置則假之方面重臣膠河辦矣乃歐陽氏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利害之輕重信斯言也則海運之有利于國膠河尤有利于海運非今日所宜究心者耶此沿海運之大畧也大抵今昔異勢新故異備達者不期修古哲士務於知新夫何故勢易乎時備因乎事也則又當以今日之事勢籌之矣彼元世



都燕歲省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矣宋處中土四面入  
 饋而今止東南一綫矣故修河宜亟而海運不可忽也  
 海運當圖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河運便矣而潢  
 池弄鎧咽喉為梗能無慮乎專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揚  
 氛煙波阻絕獨無慮乎漕海並治沁衛兼通無事則循  
 守故轍有警則增置篙夫此阻彼通鳧趨鱗貫國賦  
 日贏食貨日充以通四塞之要以助軍國之盛非水利  
 歟抑更有疑焉或謂治漕者當以導泉濬淤治洪建閘  
 為上而引河次之治海者當以龍關劉港開洋為上而

淮安次之何說也萬里黃流建甌直下端悍則決散緩  
 則淤徙突不常自古為然既欲資之濟邊而病其妨

誠有神禹不能慮其後者然禹之九道元之四道流皆  
 雖斷故蹟豈盡泯耶誠能按蹟求索分遣屬邑預為蓄  
 備稍俟歲豐人和徧加疏濬勿逼而南令其由舊入海  
 而別引沁水從魏傳折而東之以資漕艘是亦一奇也  
 江南之運幾三百萬瓜儀以北河流如帶萬一有阻京  
 庾何恃誠有如丘文莊所慮者說者欲令浙直之運自  
 大倉發三楚之運自龍江發俱由大洋以入膠河每歲  
 計輸三十萬石俾其習孰海道永備不虞雖有小挫勿  
 遽停止是又一奇也

四海附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為東海在廣南為南海人人得而見聞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跡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勃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比于是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即波斯國夷人與商人皆嘗往來

若北海則又甚遠如霍去病之計狼居胥也此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實諸北海

之上唐史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稱四海者實環夷夏而四之矣若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顛海居延海此顛雖與海並稱實眾水鍾為大澤故以海為名耳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居延為海矣

渤海附

夫海者百谷之王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

海故東海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曰歸塘歸塘者即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鞮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重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滓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勝實稱險絕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為兵車卒乘之富邪博物志曰海中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或於瞬息千態萬變不可殫述則海中靈鬱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瑋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鳥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于東土其利固甚博哉

渤海辨

海岱惟青州所謂東北跨海西南距岱跨小海也本名渤海亦謂之渤澥海別枝名也蓋大行恒嶽大徼之山循塞東入朝鮮今高麗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川沙門島是謂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謂九河之地淪為小海然則唐虞之時青州跨海者跨何海耶且海溢出浸數百里河

自秦漢以來青兗營平郡縣不聞有漂沒者足證橫失  
 海溢者有之橫言之過也近世蔡氏書傳金履祥通鑑  
 前編皆祖橫說又謂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  
 二州北境有荒漠棄地為海所漸而歷代信史不之書  
 耶蓋因委九河于海中指碣石在海外遂有此論今青  
 境無缺茲不必辨古兗之地自濟南以西北包濱棗滄  
 瀛帶雄鄭匹襟深冀南達曹濮東括魯鄆四至亦不狹  
 矣在春秋戰國其地瓜分從後世小之未詳考也金氏  
 又云碣石二在高麗者曰左碣石在平州者正禹貢之  
 右碣石也乃金沙明島對岸之戴山正當渤海之口果  
 為右碣石則唐虞之時青兗東北直岸大海無渤

南海附

廣東三面皆瀕海地也禹貢三江皆從會稽入於南海  
漢會稽地綿亘四千餘里南五嶺復有三江又從廣城一百里合流  
 入于南海分東西二道焉東道八十里出斗古村南自  
 此浩淼無際又東南二百里抵東莞南海衛又南六十  
 里出虎頭門又南一百五十里抵南頭城下海可抵甌

越自嶺東惠州府海豐縣八十里出甲子又東至潮州  
 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出朝陽東北可抵閩越又東則抵  
 青齊以至登萊島嶼環抱爰有蜃樓鮫室是為東海其  
 別則渤海故東海又名渤海云海運自金陵之龍江為  
 通路東往海門而南行可以至廣州古斗海晉劉裕滅  
 南燕還建康遣孫處襲盧循至東衝即此道也西道七  
 十里出上弓灣見西海壩又西南二百里抵新會縣出  
 城南八十里為崖門又南七十里廣海衛扼其要衝官  
 軍每征海寇必集于此又西蜺岡至南陵有夜郎豚水

出泮河江可通巴蜀漢武帝發交州兵會番禺即此道也其西南由憑祥海路可抵駱越此又自嶺西陽江縣

西南抵電白縣東一百里而往西南出限門則川流皆  
 放于海爰有海驛水犀龍鯉是多文魼珠鱉有海人焉  
 見之則風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飾刀劍其名曰鰓中  
 有軒轅之丘鸞自歌鳳自舞是為天樂其外有災洲洲  
 上有獸焉如狸而青鐵椎擊之輒死張口向風而活其  
 名曰風生可以已疾洲之下鮫人蜃氣或蒸為海市去  
 海康縣東十里對面即為瓊海郡邑則居島上又南則  
 通島夷番服之國以千百數自巴蜀而抵于滇之西則  
 水皆西流注于西海海一而已自青齊北至滄州為北

海亦曰瀛海其別至于極北為瀚海南與渤海合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溟滓三神山在焉其西海則通西域樓蘭姑師邑有城墪臨鹽澤至條支則臨大海惟南海居東南委輸之極為萬水所宗故出虎頭甲子二門則東西二洋隨舶所之東可以至倭國西可以通西番故曰海為百谷之王以其下也翁受自此而東西迤演夾乎左右故南海獨弘且遠稱天池焉

海潮附

余安道潮圖叙曰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翁張

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猶山出處皆上二經未嘗言

著海潮賦以為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于胸臆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于日陰鑑取水于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于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大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



望常緩於夜潮自望至晦每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文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絕此故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于日也月弦之際其行稍遲故潮之去來亦合而不盡非謂近于日也盈虛消息一之于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曾實氏為記曰朔

虛于午此候于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謂生于午此候于南海者也又嘗問于商賈云潮生東南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闕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一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于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則為晝潮望已後則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日而平望已前則為夜潮望已後則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

也又嘗候于武山州廣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鰭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大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

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于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凡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乎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于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

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口亦臨子月朔之晝潮口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來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

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

臨安志

潮考

邵子曰潮汐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

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西為  
陰中也

寰宇記云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  
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  
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又廣西桂林府志載聖水  
岩子時潮起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則猶有不  
可知者故備錄之見造化之大不可執一說以盡其神  
理云

萬里海防總敘

海為眾水所會而環中國皆海也東起遼東東南抵  
瓊州其地之遙幾萬里而海中夷島小不一其物  
亦不常雖其叛也不足為中國大患而疥癬亦足為病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于沿海要害設為衛所水旱之塞星列碁布  
其防亦既密矣然密于防海而今之為海濱患者豈特  
舊法廢弛為然哉如漳泉濱海之民以海上為家以夷  
島為商販之地固有所利于夷而各夷島之貨其欲求  
售其所利于中國之貨物者不少其中且有雖入  
貢實為貿易財債故利之所在華夷爭趨之而忘其風  
波之險也一或禁其舟楫其初亦若海煙之稍熄矣然

而奸頑惡黨鈎引誘誘因爲害滋甚近日矮奴之患可觀  
也已今欲防之豈有他哉亦惟舉國初制之而潤色之  
俾威嚴在我而懷柔有道海寇惡爲人



